

复旦新闻与传播学译库

The Soft Edge:
A Natural History and Future
of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软利器

信息革命的自然历史与未来

[美] 保罗·莱文森 著
何道宽 译

The Soft Edge:
A Natural History and Future
of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软利器

信息革命的自然历史与未来

[美] 保罗·莱文森 著
何道宽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软利器:信息革命的自然历史与未来/[美]莱文森著;何道宽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5

(复旦新闻与传播学译库)

书名原文:The Soft Edge:A Natural History and Future of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ISBN 978-7-309-08053-7

I. 软… II. ①莱…②何… III. 信息革命-历史-世界 IV. G202-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58797号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edition, entitled The Soft Edge: A Natural History and Future of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978041519772X by LEVINSON, PAUL, Copyright © 199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retrieval system.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FUDAN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2011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10-669

软利器:信息革命的自然历史与未来

[美]莱文森 著 何道宽 译

责任编辑/章永宏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7.75 字数 302 千

2011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4 100

ISBN 978-7-309-08053-7/G·974

定价: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译者前言

《软利器》是我为复旦大学出版社翻译的第五本书,《裸猿》、《人类动物园》、《亲密行为》、《新新媒介》和《软利器》在两年内问世,从策划、决策到实施,他们表现出罕见的痛快淋漓。在此,对该社的信赖表示感谢,对其大刀阔斧的风格表示钦佩。

《软利器》(1997)是讲述、描绘和论述媒介演化史的经典,内容宏富,哲理厚重,学科跨度大,十余年后,仍独占鳌头,难以撼动。

作者保罗·莱文森是当代最权威的媒介理论家之一,介绍他这本经典是我十来年的梦想,这是我译介他的第7本书。其余6本书依次为:《数字麦克卢汉》(社科文献,2001)、《思想无羁》(南京大学,2003)、《手机》(人民大学,2004)、《真实空间》(人民大学,2006)、《莱文森精粹》(人民大学,2007)、《新新媒介》(复旦大学,2011)。如此,他有关媒介、知识进化、哲学和传播学的书就被我“一网打尽”了(例外是不准备引进的《捍卫第一修正案》)。

《软利器》已有一个译本(清华版《软边缘》),为何要坚持出第二个译本?我们先从书名说起。

一、书名考

《软利器》的英文书名是“The Soft Edge: A Natural History and Future of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日常小词,一目了然,副标题尤其容易理解和翻译:“信息革命的自然历史与未来。”“Soft Edge”看似简单,却微言大义,不辨不明。

为何“软”?答案是,有两层意思:①“软”决定论:媒介与其结果的关系不是“a”决定“b”,而是“a”使“b”这个结果成为可能,“a”仅仅是主要的因素,却并非唯一的因素,除“a”以外,还有其他的“决定”因素。②媒介的“刀刃”不是钢刀的刀刃,有强大的但并非刚性的“杀伤力”。莱文森说:“媒介的‘刀刃’之所以

柔软,那是因为信息无影无形,难以把握。”(xi 页,引文为原书页码,下同)

欲知“利器”(edge)为何物,首先要懂两个关键词。①“媒介”(medium)是双刃剑,利弊皆有,此乃常识。②“信息”不像钢铁的刀刃,而是“轻盈、透明、无质无形连人手也难以把握的力量。它在我们使用的传播技术里流动,并使之激活。这个力量就是信息”。(莱文森中文版序)

明白这两个关键词以后,“edge”的双重意义就彰显醒目了:①媒介理论家所谓的“edge”是双刃剑(double-edged sword)的“刀刃”,不是“边缘”,媒介有利弊两面;②理解媒介以后,人就占有“优势”(edge):“凡是理解媒介属性、演化及其对生活各方面影响的人,无不胜人一筹,多一优势(have an edge, an advantage)。”(莱文森中文版序)

在我的手里,这个书名的汉译经历了一个定名的过程,2003 年为分界线,此前我将其译为《软性的刀刃》,似嫌冗赘,简略为《软利器》以后,书名就简洁明快快了。

二、莱文森的学术地位

莱文森为什么在中国享尽殊荣?因为他是相当理想而完美的、多才多艺的知识分子。

他是世界级的媒介理论家、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传播学媒介环境学学会顾问,继承和发扬了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和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的媒介理论。

他是著名的科幻小说家,曾任美国科幻协会会长,科幻作品屡次获美国和世界级大奖或提名奖。

他是形而上的思辨型理论家,《思想无羁》是知识进化、媒介演化的专著。

他是媒介理论的践行者。大学教授中率先使用、研究最新潮的电子媒介和新新媒介者,罕有人能出其右。

他是著名的社会批评家,评论时政、新新媒介和电视节目,数百次上广播、电视、互联网发表评论、接受访谈、参与讨论。

2011 年 7 月 21 日是麦克卢汉诞辰 100 周年纪念,莱文森将是欧美多场纪念

会上的明星，风头不逊麦克卢汉的儿子埃里克·麦克卢汉(Eric McLuhan)。

三、莱文森的理论贡献

请允许我三言两语，概括他的突出成就：

(1) 媒介演化的“人性化趋势”(anthropotropic)理论。1979年，莱文森在他的博士论文《人类历程回放：媒介进化理论》里首次提出这个理论。他认为，人类技术开发的历史说明，技术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像人，技术在模仿、复制人体的感知模式和认知模式。

“人性化趋势”从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论得到灵感。他仿效达尔文的选择理论，把人比喻为“自然环境”，人要对技术和媒介做理性的选择，用以维持生存、发展自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他认为，媒介的演化服从人的理性，有无穷的发展潜力，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合理，越来越完美，人总有办法扬其长而避其短。这是最乐观的技术学派思想。

(2) “补救性媒介”(remedial medium)的理论，用以说明人在媒介演化中进行的理性选择。简单地说，他认为，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都是一种补救措施，都是对过去的某一种媒介功能的补救和补偿。换言之，人类的技术越来越完美，越来越“人性化”。

仅以他的阐述过的3种媒介为例予以说明。

以窗户而言，墙上开窗户是对墙壁的补救、玻璃是对窗户的补救、窗帘是对玻璃的补救。

以电话而论，一个不断补救和完善的过程渐次展开：受话器与听筒的合一、一机带多机、电话录音、无绳电话、待机、转机、来电显示，后一个功能总是对前一个功能的补救或补足。

以手机为例，一本更加令人眼花缭乱的教科书逐渐展开：振动功能是对铃声骚扰的补救，单向收费是对双向收费的矫正，和弦铃声使手机人性化、个性化、悦耳动听，彩屏使手机更加逼真、接近自然，上网使手机胜过电脑，动画使手机的魅力追赶影视；短信既省钱又保护隐私还摆脱电脑的束缚，摄像功能使你能够抓拍并即时把最美好的形象发送给亲人，黑莓和iPhone使你把“宇宙”一网打尽。

(3) “软技术决定论”，见本序引子。

(4) 知识进化的三阶段论：生成—批评—传播。他借用坎贝尔的生物进化三步论（生成新器官或有机体的阶段；淘汰不适应的特征或物种的阶段；繁殖幸存的特征或物种的阶段），推出知识成长过程中类似的三部曲：生成或创造新思想的阶段；借助批评淘汰不正确思想的阶段；传播尚未证明为不正确思想的阶段。

(5) 技术发展的三阶段论：玩具—镜子—艺术。技术首先被设计成玩具，接着被用作现实的替代品，最后就超越了现实并创造了新的现实。其辩证逻辑可以表述为玩具—镜子—艺术，或前现实—现实—后现实。以我们中国人发明的火药为例，起初被制成鞭炮，用作玩具；接着被用于生产和战争，成为工具；最后被做成烟花，成为艺术。

(6) 当代媒介的“三分说”。他把当下媒介分为旧媒介、新媒介和新新媒介等三种，完成了理论上的突破，对学界作出了新的贡献。

旧媒介（old media）指互联网诞生之前的一切媒介，它们是空间和时间定位不变的媒介，比如书籍、报刊、广播、电视、电话、电影等。旧媒介的突出特征是自上而下的控制、专业人士的生产。

新媒介（new media）指互联网上的第一代媒介，滥觞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使用者在方便的时间去使用，想用就用，新媒介的例子有电子邮件、亚马逊网上书店、iTunes播放器、报刊的网络版、网上留言板、聊天室等。

新新媒介指互联网上的第二代媒介，滥觞于20世纪末，兴盛于21世纪，例子有博客网、维基网、“第二人生”、聚友网、脸谱网、播客网、掘客网、优视网、推特网等。其界定性特征和原理是：① 其消费者都是生产者；② 其生产者多半是非专业人士；③ 个人能选择适合自己才能和兴趣的新新媒介去表达和出版；④ 新新媒介一般免费，付钱不是必需的；⑤ 新新媒介之间的关系既互相竞争，又互相促进；⑥ 新新媒介的服务功能胜过搜索引擎和电子邮件；⑦ 新新媒介没有自上而下的控制和守门人；⑧ 新新媒介使人人成为出版人、制作人和促销人。

(7) “后麦克卢汉主义”。经过20余年的阐扬和发展，莱文森的媒介理论逐渐演变成为超越麦克卢汉的“后麦克卢汉主义”。在1999年的《数字麦克卢汉》

里,他梳理、阐述麦克卢汉的10余条理论,以无可辩驳的论证确立了他本人“数字时代麦克卢汉”的地位。在1998年的《思想无羁》里,他提出以技术进化为主轴的知识进化论,主张人对技术的理性选择。在2009年的《新新媒介》里,他指出,麦克卢汉的警句、格言、典故、暗喻就是今天的微博!其著作里的简短章节就是博客!

四、师徒三人的互助与“对立”

我在《论美国文化的显著特征》里赞赏美国人的师生关系:“不崇尚师承关系,不鼓励盲目服从。鼓励青胜于蓝,容忍学生‘造反’,推翻老师学说。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奇怪’、最激动人心的现象!”¹

麦克卢汉(1911—1980)、波斯曼(1931—2003)和莱文森(1947—)是北美传播学媒介环境学派三个世代的代表人物。三人的师承关系非常有趣。波斯曼和莱文森并非麦克卢汉的嫡系学生,但两人都自认是麦氏的私淑弟子。莱文森是波斯曼的学生,但他继承和扬弃的主要是麦克卢汉的学说,坚决反对波斯曼的“媒介悲观主义”。三位学者一条线,有传承,却有偏离,亦有“反叛”,更有超越。波斯曼偏离麦克卢汉,莱文森又“反叛”波斯曼和麦克卢汉。

1971年,在麦克卢汉鼓励之下,波斯曼在纽约大学创办了“媒介环境学”的博士点,成为该学派第二代的领军人物和精神领袖。他的媒介批评三部曲《童年的消逝》(1982)、《娱乐致死》(1985)和《技术垄断》(1992)凸显了他的“媒介悲观主义”,使他成为世界级的科学技术批评家。

麦克卢汉、波斯曼和莱文森有师徒关系里非同寻常的“父子情节”。波斯曼坦诚自己是“麦克卢汉的后代,不是很听话的一个孩子”,自称是20世纪的敌人,而麦克卢汉是20世纪的朋友,是乐观前瞻的人。波斯曼的《童年的消逝》叹息电视戕害儿童,抹杀成人和儿童的界限;其《娱乐至死》控诉电视对读写能力的戕害,其《技术垄断》断言,“技术垄断就是极权主义的技术统治”,“技术垄断是文化的‘艾滋病’”。《娱乐至死》的封面设计颇能说明他的立场。图片中父母儿女一家四口坐在沙发上,面对电视机,四个人都没有脑袋。这是他对电视所做的令人震撼的控告:电视把人的脑子掏空了,人人都成了傻瓜。他批评人们心

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心甘情愿成为娱乐至死的一个物种。

波斯曼对自己的博士生莱文森爱护有加。1977年，波斯曼主持国际普通语义学会的刊物《如此等等》，他让莱文森在该刊发表了两篇与麦克卢汉相关的文章。一篇是莱文森为麦克卢汉的论文《媒介定律》所作的序文，波斯曼让一个黄毛小儿为名震全球的麦克卢汉作序，实在是超乎寻常的礼遇。这使莱文森和麦克卢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另一篇是莱文森早期的重要论文《玩具、镜子和艺术》，文章提出一个羽毛丰满的原创理论，已如上述。

1979年，莱文森在博士论文《人类历程回放》里批评了恩师波斯曼的媒介悲观主义，旗帜鲜明地与老师分道扬镳。他批评导师的博士论文居然顺利通过答辩并因此而获得学位，师徒两人唯学术是尊的大家风范，令人感佩！

1980年，莱文森针对老师的“电视有害论”，发表《看电视的好处》一文。

1997年，他在《软利器》里反复点名和不点名批评老师对电视和其他新旧媒介的批评。例如，“波斯曼抨击电子媒介……认为这些媒介与活动是社会的万恶之源。”（xiv—xv页）又如，“他反复争辩说：计算机严重损害理性、文明以及一整套的认知过程和社会态度……我不能苟同。”（66—67页）

1999年，他在《数字麦克卢汉》里对波斯曼提出了委婉的批评：“波斯曼是颇有影响的媒介理论家，虽然有时我不敢苟同他对媒介的过分悲观的批评。”²

2004年，他把《手机》献给恩师。谢辞是这样的：“谨以此书献给尼尔·波斯曼，他教我学会如何教书。”这段谢辞巧妙地回避了对恩师学术地位的评价。波斯曼授课生动、幽默、深刻，受到学生的爱戴和推崇。

在《手机》的“文献述要”里，他又批评波斯曼说：“在指控电视损害文化素养方面，他显然是错了……我尝试纠正他对电子媒介的看法，徒劳一场。”³

另一方面，老师对学生的批评同样尖锐。1998年，波斯曼在媒介环境学会的成立大会上做主题报告，题为“媒介环境学的人文关怀”，提出四条人文主义原则，彰显现实关怀、人文关怀和道德关怀等三种关怀。他毫不留情地批评部分与会者缺乏道德关怀的倾向，直言：“你们之中有些人可能自信是媒介环境学者，但不同意我这一番话。如果真是这样，你们就错了！”⁴

尽管麦克卢汉、波斯曼和莱文森风格迥异，然而三个人对技术媒介和媒介环境的关怀却是一脉相承的。

五、伟大航程

《软利器》是一艘船，莱文森是船长，他驾着这艘航船，带领我们体验伟大的航程。我们将回到人类文明的起点，又驶向文明发展的未来。我们将造访大大小小的“港口”，大港有古埃及、古希腊、15 世纪的欧洲；我们将邂逅 3 000 多年前试图将多神教改为一神教的伊克纳顿法老、2 400 年前后的苏格拉底等希腊圣贤以及欧洲近现代的谷登堡、哥伦布、达尔文、达盖尔、贝尔、莫尔斯、爱迪生、梅里埃、爱森斯坦、康德、黑格尔、爱因斯坦、马奈、莫奈；还将重温宗教改革、发现的时代、科学革命、工业革命。我们将先后考察口语、象形文字、拼音文字、机器印刷、光化学媒介、电子媒介、互联网；还将检讨现当代的波普尔、阿西莫夫、芒福德、道金斯、富勒、埃吕尔、伊尼斯、麦克卢汉、波斯曼，并将探索文字处理、超文本、互联网的未来发展。我们航行的终点是未来，人类将不遗余力地探索人工智能的发展前景。

《软利器》共 19 章，各章精要简述如下。

第一章“绪论”讲媒介演化的一般原理。

第二章讲字母表和一神教，称拼音文字为“第一种数字媒介”；论述拼音文字与象形文字的区别，及其与一神教兴起的“决定”关系。

第三章讲谷登堡革命，认为机器印刷是近代社会“助产士”，赞扬了“中国的发明对近代欧洲的贡献”。

第四章讲摄影术。摄影术是与电报、电话、电影等电子媒介平行发展的光化学媒介。

第五章“电报”有两个重点：一是电报问世初期遭遇到的怀疑；二是简要评论媒介批评小史，挞伐“对媒介的不公批评”，为全书的媒介乐观主义定调。

第六章“电话”有三个重点：一是命途多舛；二是私密和公开的换位；三是反对波斯曼等人对电话的“不公批评”。

第七章讲“电灯光”，呼应麦克卢汉“电光是纯粹的信息”的论述，肯定它是“延伸白昼的媒介”。此外，这一章的第三节“文本的电子解放”又对 20 世纪的媒介史做了简要的小结，为电脑的文字处理做了铺垫。

第八章“广播”非常出彩，有几个亮点。①“线性媒介”的终结，典型的一对

多模式的大众媒介的勃兴；② 对广播审查制度的批评；③ 介绍广播“四巨头”丘吉尔、罗斯福、希特勒与斯大林的共性与风格差异。

第九章“媒介的适者生存”是本书的重点之一，亮点是：① 引入媒介“共生关系”和“小生境”的概念；② 以电话、电影、广播为例说明媒介“意料之外”的后果；③ 解释广播为何没有被电视取代，因为广播有一个特殊功能，能满足了人“偷听”、边听边看、同时完成多重任务的需要。

第十章“补救性媒介：以录像机和窗户为例”专讲莱文森的主要理论之一，痛快淋漓。

第十一章“文字处理与写作高手”是计算机革命的一首赞歌。

第十二章“在线作者：出版人和书店”继续讴歌计算机革命、在线出版，欢呼互联网信息的自由与解放。

第十三章“超文本和作者/读者的角色置换”讲超文本的无限潜力，又将作者和读者角色的模糊与融合，同时赋予作者和读者超常的魔力：“这一切使作者的创作能力和文本渗透能力如虎添翼。由于数字精灵赋予他魔力，从他敲击键盘那一刻起，他就骑上了飞毯，转瞬之间就将文本送达读者的眼帘……超文本授予读者强大的力量。到某个时候，超文本获得的授权可能比作者想要的还要多，他们读得更多，参与更积极。”（136页）“互联网整体上就像自然界本身，这是没有明显作者的一本书……我们对在线的数字世界非常了解。我们目睹了其兴起过程，所以我们有把握说，互联网没有作者。”（147页）

第十四章“开放的网络及其敌人”讲互联网的信息革命，论及网管、美国政府的《传播风化法》、保护儿童的“童锁”芯片和其他法律问题。

第十五章“20世纪的屏幕”有几个重点：① 电脑屏幕与此前的一切屏幕包括电视屏幕和电影屏幕的本质区别；② 电脑屏幕的图标和图像等辅助操作手段；③ 互联网革命使无穷的信息为我所用，只需动动指尖，世界招之即来。

第十六章“纸张的未来”也浓墨重彩，作者满怀信心地宣告，纸张将要永存。仅引两段予以说明：“即使纸张是明日黄花，我们借它展望未来，它也像苍天一样，是无边无际的后视镜。我们还要在这面无边无际的后视镜之下生活很长时间”（185页）；“毫无疑问，书籍仍将继续生存下去，使书籍成为书籍、使报纸成为报纸的文本仍将继续生存下去，文本将在数字环境、在线环境中生存，而且在

许多方面还将生活得更好”(186页)。

第十七章“电子水印：数字时代知识产权的高身段亮相”也许是最实用的一章，讲知识财产、知识产权、专利，主张保护知识产权。我们引他两句话，幽他一默：“信息也许想要自由，但信息的创造者仍需要吃饭”(198页)；“信息可能想要自由，但信息不会长在树上。信息是由人创造的，创造者必须因自己的创造而得到报偿”(198页)。

第十八章“真实生活里的人工智能”从实用转向伦理，研究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伦理标准，有几个重点。①在阿西莫夫的四条“金科玉律”基础上加上他自己补充第五条定律；②从对机器人怪物的憎恶到对机器人的关怀；③探讨时间旅行、回到过去的“‘爷爷’悖谬”；④不排除自主人工智能的可能性；⑤在哥白尼革命、达尔文革命、弗洛伊德革命之外加上阿西莫夫革命，构成媒介演化史上的“四元组合”。最后断言：也许阿西莫夫革命将证明，“我们的智能并非那么独一无二”。(198页)

第十九章“你触摸不到赛博空间里的东西”讲“信息革命的极限”，人的成就总有终极的局限，亮点有：①“几乎可以肯定，总有一些人生需求是信息技术无法满足的”(222页)；②“电脑没有脑”(227页)；③互联网不能运输物质，只能传输信息；④媒介是软刀刃，人是刀柄，媒介对物质世界进行加工：“我们使用的信息技术的软刀刃最好是与血肉之躯的刀柄连接在一起，与可以接触到的实物活动联系在一起。首先，我们人类发明和应用的这些软利器的最锋利的刃口就是在这些物质活动中兴起的。”(232页)

六、《软利器》与《新新媒介》的传承与互补

2011年2月21日上午7时，我用关键词 New New Media 在网上搜索，结果是：Amazon 网上书店只有莱文森这一本 *New New Media*；旋即转 Google 检索，结果相同，无其他同名书籍。接着转卓越亚马逊和当当网检索“新新媒介”，所获为零。随即转“谷歌”和“百度”检索“新新媒介”，也一无所获。看来，专著形式的“新新媒介”迄今只有莱文森这一本了。

接着，我用 media history 和“媒介史”为关键词语，重复上述程序，在三家网

上书店和两家搜索引擎上检索。先搜寻“媒介史”，当当网和卓越亚马逊上与此相关的书有两三种，Google 网上推荐的“媒介史”有麦克卢汉、伊尼斯、施拉姆和莱文森的书，也不多；旋即搜 Amazon 网，有关 media history 的书倒是不少，但真正贯穿古今的书不多；随即转百度搜 media history，没有新发现。再用 The Soft Edge 搜书，结果是除了莱文森这本地地道道的媒介史以外：Amazon 网上没有其他含“soft edge”的书，当当网和卓越亚马逊上根本就没有含“soft edge”的书，Google 网上比较详细介绍的也只有莱文森这本书。看来，与《软利器》类似的媒介史书籍并不多见。

《软利器》问世于 1997 年，纵览从古至今的媒介史，截至互联网上的第一代新媒介。

12 年后，《新新媒介》接着讲互联网上的第二代媒介即莱文森所谓的“新新媒介”，尤其其中的博客网、优视网、维基网、掘客网、聚友网、脸谱网、推特网、第二人生、播客网等社交媒介。

可见，从媒介演化的视角看，《新新媒介》是《软利器》的续集。

在《新新媒介》里，莱文森提出了当代媒介的“三分说”（旧媒介、新媒介和新新媒介），完成了理论上的突破，对学界做出了新的贡献。

根据他的定义，互联网诞生之前的一切媒介都是旧媒介（old media），它们是空间和时间定位不变的媒介，比如书籍、报刊、广播、电视、电话、电影等。书籍里的知识锁死在一个地方，不去翻检就不能获取。报刊有周期，出版之前只能苦等。电影电视有节目表，不到时候你就看不到。旧媒介的突出特征是自上而下的控制、专业人士的生产。

新媒介（new media）指互联网上的第一代媒介，滥觞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其界定性特征是：一旦上传到互联网上，人们就可以使用、欣赏，并从中获益，而且是按照使用者方便的时间去使用，而不是按照媒介确定的时间表去使用。新媒介的例子有电子邮件、亚马逊网上书店、iTunes 播放器、报刊的网络版、留言板、聊天室等。

新新媒介指互联网上的第二代媒介，滥觞于 20 世纪末，兴盛于 21 世纪，例子有博客网、维基网、“第二人生”、聚友网、脸谱网、播客网、掘客网、优视网、推特网等。其界定性特征和原理是：① 其消费者都是生产者；② 其生产者多半是非专业人士；③ 个人能选择适合自己才能和兴趣的新新媒介去表达和出版；④ 新新媒介一般免费，付钱不是必需的；⑤ 新新媒介之间的关系既互相竞争，又互相促进；⑥ 新新媒介的服务功能胜过搜索引擎和电子邮件；⑦ 新新媒介

没有自上而下的控制；⑧ 新新媒介使人人成为出版人、制作人和促销人。

“新新媒介”之后会不会是“新一新新媒介”、“后一新新媒介”呢？莱文森说，没有了。将来的后起媒介只能是“新新媒介”的超级版、“仿生版”，这是因为从今以后，一切媒介都越来越“人性化”，都符合“新新媒介”的界定性特征：媒介的使用者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换言之，媒介使用者分为消费者和生产者两个阵营、井水不犯河水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作者和读者的分界线逐渐淡化甚至消失，两种身份终将合二为一了。

《软利器》偏重哲理，《新新媒介》偏重实践，相反相成，相得益彰。实践证明，莱文森不是只说不练的“天桥把式”、囿于书斋的“腐儒”；不仅是横跨人文社科的理论家，而且是擅长实践的社会批评家；不仅是媒介理论家，而且是把旧媒介、新媒介和新新媒介都玩得得心应手的先锋人物。

何道宽

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2011年2月21日

注释：

1. 载《论美国文化的显著特征》，《深圳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新华文摘》1994年第9期转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文化研究》1994年第5期转载。
2. 保罗·莱文森著：《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何道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谢辞”第2页。
3. 莱文森著：《手机》，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页。
4. 林文刚编：《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0页。

莱文森中文版序

《软利器》论一种轻盈、透明、无质无形连人手也难以把握的力量。它在我们使用的传播技术里流动,并使之激活。这个力量就是信息,信息是每一种刚性物质媒介流通和存在的理由,这样的媒介包括纸媒书、电视机和 iPad 平板电脑。凡是理解媒介属性、演化及其对生活各方面影响的人,无不胜数人一筹,多一优势。凡是不如此了解媒介的人都身处危崖之边,难免坠入万丈深渊。

这一强大而柔软的利器是在媒介里流通的信息,其主要特征是对我们产生影响,与我们息息相关。每一种媒介都像一个生物有机体,其运行功能和生存都由我们进行选择,而不是由自然来选择。我们选择媒介的依据是: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延伸我们生物有机体传播的能力,在多大程度上维持我们面对面交流的能力或前技术传播的能力。20 世纪 70 年代,我在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中提出“人性化趋势”(anthropo[人]+tropic[趋势])理论。自此,我将其作为媒介研究的入门课和高级课的授课内容。

媒介在形塑我们的生活中产生的影响,决定我们如何生活与工作,这可以称为“媒介决定论”(media determinism)。比如在《软利器》里,我考察印刷机如何使“发现的时代”(Age of Discovery)成为可能,即如何“决定”了“发现的时代”。

大约在公元 1000 年,维京人就到了新世界。然而,等到哥伦布的儿子迭戈(Diego)发表他父亲 1492 年的航海探险后,新世界的发现才启动了探索的时代(Age of Exploration),并使世界各地为之一变。这是《软利器》探索的“媒介决定论”的诸多例证之一。请注意,“媒介决定论”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不是“a”产生“b”,不是在一个人的头上倒一杯水(“a”),结果使其头发打湿(“b”)。水与头发的那种决定关系是“硬”决定论,即“a”使“b”发生。相反,媒介决定论是“软”决定论,印刷机(“a”)使发现的时代(“b”)成为可能,但印刷机仅仅是发现的时代来临的因素之一,显然还有其他因素比如哥伦布使用的航船和指南针就在起作用。想一想电梯和摩天大厦的关系,你就能非常清楚地看到“软”决定论是何关系:电梯(“a”)对摩天大厦(“b”)必不可少,但盖高楼的技术对摩天大厦也不可少。“软”决定论在形塑我们这个世界里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这正是本书命名为《软利器》另一个原因。

《软利器》成书于 1997 年夏天,书中预测的大量趋势已然成为现实,尤为重

要的预测是随时随地能获取世界一切信息的能力。实际上，我在博士论文《人类历程回放：媒介进化理论》(*Human Replay: A Theory of the Evolution of Media*)里已经做了这一预测。当然，我无法预测实际使用的设备和系统是什么；智能手机、iPad 平板电脑、推特网(Twitter)、脸谱网(Facebook)和优视网(Youtube)是近十年来才出现的至为重要的媒介。我在2009年问世的《新新媒介》(*New New Media*)里分析并描绘了这些媒介。《新新媒介》可以被认为是《软利器》的续篇，《软利器》可以被认为是《新新媒介》的前篇。这些新技术和新系统最重要的影响是：它们正在把每一位消费者(读者、听者和观者)变为生产者。

马歇尔·麦克卢汉使我和其他媒介学者认识到：媒介并不是信息或内容的消极传输器。在这一点上，他的贡献超乎20世纪的任何思想家——实际上他胜过历史上的任何思想家。我们说印刷机促成探索的时代和宗教改革(因为印刷机把《圣经》送到人们的手里，使他们不必聆听教会的布道也能理解宗教)。我们研究这一类“软”决定论，就是在沿着麦克卢汉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

麦克卢汉先知先觉，洞悉事物及其关系。他说大众媒介把世界变成“地球村”，就预见到今日世界由互联网连接起来的互动性。他指出复印术把作者变成出版人。他预见到今天的优视网和推特网使消费者成为生产者那种初露端倪的迹象。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麦克卢汉著书立说，完成了以上预测，但他的预见远不止于此。

2011年，我们将纪念他的百年诞辰。2011年秋，我将在布鲁塞尔的纪念会上作主旨讲演，探讨麦克卢汉的思想内容及其表现形式。他用格言警句的“载体”表达思想，他的写作形式预示着推特网上微博的兴盛和脸谱网上简明的文风。

请容我感谢何道宽先生，赞许他将《软利器》的译作奉献给中国人民。10年来，他呕心沥血，以如椽之笔将我的著作介绍给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人民。

保罗·莱文森

2010年11月于纽约

莱文森前言

《软利器》研究使我们的生活变化的传播媒介的意义所在。媒介的“刀刃”之所以柔软,那是因为信息无影无形,难以把握。但媒介无所不在,予人有利,我们须臾不能离开,因为掌握信息的人,掌握更有效的信息加工手段的人通常胜人一筹。未意识到媒介威力的人,仿佛身陷悬崖绝壁。

实际上,一切生命均靠信息运行。人类生活的特点是,我们意识到信息的存在,以及信息传递的各种方式。然而,由于信息无所不在,犹如我们周围的空气,所以我们对其意义深远的结果常常是习而不察;对信息潮流变革所产生的结果,我们往往是熟视无睹。本书是一趟发现之旅,考察我们已知的历史和现在,探索正在展开的未来,着眼于解释信息技术如何有助于成就过去、现在和未来。

第1章开篇讲一般原理。我们说,印刷机产生现代世界,广播产生集权制下的听众,计算机使作者与读者混杂;但这并不是说,媒介创造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并将其强加于我们,而是说,媒介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条件,使新的世界诞生于斯,并浮现在我们的眼前;它们开辟的路径使长期蛰伏的倾向显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创造的过程并不受我们控制,因为发明创造常常会产生一些无意为之的结果。但我们又会看到,媒介之所以产生影响,那是由于我们选择它们,使之在与对手的竞争中存活下来。我们选择了拼音字母表而不是象形文字、有声电影而不是无声片、计算机而不是打字机。我们常常发明并刻意委派媒介去完成补救性任务,家用录像机即为一例,它使电视获得回放和前瞻的功能。

储备了这些原理和相关的导航指南后,我们将启动历史之旅。我们访问的第一港即第2章是古代世界。在这里,我们发现埃及的异教徒法老伊克纳顿(Ikhnaton)。3 000多年前,他创制了一种一神教,但这一宗教在他去世不久即告消亡。与之相比,一个世纪以后摩西创制的一神教却扎根永存,经过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转化,一神教使大半个世界的信仰为之一变。摩西使用的拼音字母表实际上是一种数字媒介,易于用来描绘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本质上却难以看见的神祇。相反,法老使用的基于图像,是“模拟性的”,缺乏抽象的表现力。这两种一神教的差别是否就在于文字的不同呢?

我们停靠的第二港即第3章是15世纪晚期谷登堡¹时代的欧洲。我们要讲述媒介与宗教的故事,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印刷机使新教改革成为可能,因为它